第9講：底波拉之歌

5:1說：“那時”，應該是指4:23的時候，換言之第5章全首詩歌是緊接以色列人大獲全勝之後唱出的。第2節“有軍長率領”這句話原文的字面可以解釋為“人的發綹放鬆”，所以有解經家認為是指以色列人回復曠野時期的粗擴不羈，堅毅勇猛精神。3-5節是對神的形容，神是一位在西乃和以東曠野行動的神，神與祂的百姓一同作戰，6-8節形容以色列人在這場戰爭之前的光景，那時候迦南人控制了沿海的交通大道，使以色列人的經活動受到影響。第6節說：“珊迦……雅億的日子”，可能是指以色列衰微的整個時期，雖然士師珊迦曾一次打死了六百非利士人，但以色列人仍受敵人壓逼。第7節所說的“以色列的母”是用來稱讚底波拉的，因為這次戰事是由她主動策劃。

第8節說出以色列人衰微的根源是信仰出了問題，他們選擇新神離棄耶和華，所以神讓戰事臨到他們，“豈能見藤牌槍矛”是指他們缺乏軍事裝備，而經文中說以色列人出來爭戰的有四萬，但在第4章說的是一萬，可能是第4章的一萬是單指從拿弗他利和西布倫支派來的，而這裡所說的四萬人是包括了以法蓮瑪拿西、便雅憫和以薩迦等支派。

9-11節主要是呼籲百姓要他們頌贊神的拯救，同時呼籲他們參戰，受呼籲的包括社會上各階層的人。白驢是罕有的，騎白驢的可能是指統治階層，坐繡花毯子的可能是指富有的人，行路的則指一般百姓。經文說“神的公義作為”，是指神為祂的百姓伸寃，把他們從敵人手中拯救出來。

“城門”是古時候裁決法律訴訟，尋求公義的地方，因此“城門”可比喻作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的是非判決，戰爭是仲裁的程式，用戰果來顯示誰是誰非。

12節是婦女們向底波拉呼籲的聲音。有解經家認為13節的“餘剩的”是指那些受逼害仍然存留的人，“貴冑”可能是指以色列中的軍長，所以13節的意思應該是“那些受逼害後仍然存留的人和以色人的軍長，跟百姓一同下來，耶和華神降臨為他們攻擊迦南的戰士”。14-18節反映了古以色列各支派的遭遇和他們在地理上政治上的關係。這次積極參戰的都是以斯德倫平原附近的支派，其他距離戰場較遠的支派都沒有參與，經文中沒有埋怨猶大和西緬支派不參戰，但對其他支派不積參戰卻稍有微言，可見當時以色列各支派一定有不同的聯盟，所以有些被認為是應當參戰，有些沒有參與都不會受責備。16節指流便支派對這次戰事漠不關心，他們只“坐在羊圈內聽群中吹笛的聲音”，17節描述但“等在船上”，也許是這支派曾經試圖在雪倫平原參與非利士人的沿海作業。

19節的“君王”是指著西西拉和他的同盟，“他納”是在米吉多的東南，迦南軍隊是在他納集合然後向基順河推進。“卻未得擄掠銀錢”，是表明迦南人這次行動的失敗。20節的“星宿”在迦南神話中是雨水的源頭，受巴力掌管，但星宿卻反過來攻擊西西拉這迦南盟軍領袖，這清楚表明掌管星宿的不是迦南人的神巴力。22節的“壯馬”是指迦南人的戰馬，馳軀踢跳奔騰是迦南人大敗逃跑的景象。23節“耶和華的使者”或許是指底波拉和巴拉，米羅斯這字的字根可解作“災難”或“禍患”，有解經家認為米羅斯可能是戰場附近以色列的一個城，在急難關頭那裡的人不來幫助神的百姓，因此受到咒詛。24-27節的內容跟4:17-21的內容相近，只是用了詩歌的形式來集中描述西西拉的死。28-30節是全篇詩的總結。31節是詩人的禱告，他將人分為“神的仇敵”與“愛神的人”兩類，神的仇敵是被咒詛的，愛神的人是蒙福的。至於“光輝烈烈”是形容古時神話中戰士的形像，詩人用這詞來形容以色列人在神幫助下勝了迦南人。

士5章裡的戰爭是神的戰爭，是祂為以色列人伸張公義的作為，所以詩人呼籲眾民要頌贊耶和華，而頌贊是要有行動的，行動就是甘心跟隨神的帶領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勝過敵人！